

諜海假鳳虛凰

(本文插圖刊第10、43、44頁)

·葉光寰

露水姻緣珠胎暗結

布納德鮑希柯 (Bernard Bourisic) 是位年輕的法國會計員，他於一九六四年 (民國五十三年) 到新開館的法國駐中國北京大使館工作。當時在中國大陸的外國人很少，而異國戀情在中共也是被禁止的。

鮑希柯富有冒險精神，風趣可人，他從事外交事務工作之外，經常瀟灑的提着啤酒箱子，找尋中國女朋友，當他遇到時佩甫時，便開始緊緊追求這位是平劇演員的「美」人。

那時，廿歲的鮑希柯尚未有過戀愛的經驗，但他很快地與廿六歲的時佩甫譜出了戀曲。時佩甫及時地給鮑希柯一個兒子，取名為巴特倫德。共產黨的紅衛兵知道了他們的關係後，鮑希柯為了保護他所愛的人，開始提供法國政府的文件給時佩甫。十八年後一九八二年，鮑希柯把時佩甫與兒子巴特倫德接到法國巴黎的近郊，安定下來。這原本當是慶祝相聚時刻，但是不然。在時佩甫抵達法國幾個月後，反間諜組織以間諜罪名逮捕了鮑希柯與時佩甫。時佩甫被關進監獄之後不

久，因為被監獄裏的醫生發現「她」是個男人，這更使得舉國震驚。

布納德鮑希柯在牢裡聽到時佩甫是男人這一消息之後，一直都拒絕承認這個事實。這個消息立刻使鮑希柯與時佩甫之戀成為國際的笑柄，他無法否認這個事實也在無法接受這個打擊之下，他試圖刎頸自殺，而時佩甫因動了心臟手術，很快地以健康關係的理由被釋出監獄。

在美國百老匯，他們的故事成了「新蝴蝶夫人」(M. Butterfly) 的脚本。混合了愛情、性愛、與種族歧視的舞臺劇大為轟動。舞臺劇評論家抱怨此劇，留下了太多謎樣的問題。怎麼可能有個男人與另一個男人睡了幾年而仍雌雄莫辨？所生的孩子從那裡來？亦或是這個外交人員只是個自欺欺人的同性戀者？又或者他是整個陰謀的被害者？

如今，這對已分居的愛人終能出面討論他們的關係了。「我知道，在報上我是個胖且笨的男人，與一個女人做愛十九年，仍不知是怎麼回事。」布納德鮑希柯說。他現年四十三歲，正在摩洛哥一幢借來的別墅渡假。「但是事實上不是這

麼一回事。當我深信它時，它是一個美麗的故事。」

時佩甫也堅稱關於他的報導是錯誤的。這個五十歲，長得秀氣的男人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他那極小的手。現在，在他稱作「保護者」的友人支持下，過着流亡、赤貧的生活。「我這一生非常的可憐，非常的可憐。你不同意嗎？」他以戲劇性的法文說：「但是人不能陷入絕望的生活。」他嘆了口氣，望著鏡中的自己：「我過去對男人、女人都有興趣。我是什麼，他們是什麼都沒有關係。」

同床廿年不辨雌雄

時佩甫在廿六歲時，停止了裝扮京劇演員，開始為京劇寫劇本。因為他的家庭關係與他優秀的法文 (他在法國佔領的越南邊界長大)，時佩甫喜與外國人交往。憑他的聰慧、優雅的禮儀、跳舞的本事，他常參加法國大使館的派對。在一九六四年聖誕節前二天，他遇到了布納德鮑希柯。

在先天條件上，他們處處顯得不同。時佩甫

生長於北京的一個官宦家庭，父母曾是教授，舅舅曾是副文化部長。鮑希柯則是商人的兒子；時佩甫生長於一個都是女人的家庭，鮑希柯一家有四個男孩；時佩甫爲他古典式的教育感到自豪，鮑希柯連高中都沒畢業，但他決不是一個笨的人，極大的好奇心驅策下，他飽覽羣書，並且喜好交友，盼望有一天到亞馬遜叢林探險。並且決心在外國工作。

鮑希柯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離開歐洲是到剛獨立的阿爾及利亞，在法國大使館找到了一份低階層的行政工作。這個有着嚴格天主教背景的女孩，在摩洛哥有了他第一次的性經驗——和一個妓女。「我告訴你，那很便宜。」他笑著回憶道：「九法郎，她盡快地做完。我並沒怎麼享受到。這只是證明了我是個男人，證明給我自己看，表示我不是個同性戀者。」他堅稱自己當時並無同性戀傾向，他說：「我無法反抗道德觀。」

玉石美人情有獨鍾

一九六四年，中國人民開始換上毛澤東所欣賞的無性制服——毛裝。時佩甫，這個美麗的孩子長了高高的顴骨和女孩子一樣光滑的臉，他的年少時代在孤獨寂寞中渡過。他說：「我父親在我八歲時過世。我的姊妹們比我大很多。我的母親必須工作。我與星星、鳥兒與松風爲友。」

時佩甫的母親希望他成爲醫生，但他却愛上舞臺生活。十七歲時他成爲京劇演員，男人、女人的角色都演。他最有名的角色是在「梁山伯與祝英臺」中飾演祝英臺。這位年輕的京劇演員很

靈敏但也高不可攀。他說：「我的別名叫『玉石美人』。因爲我很冷漠。」

他當時爲自己喜歡扮演女性的角色感到恐懼：「演這些角色的男人開始認爲我自己是女性，這是危險的事，因爲在中國，同性戀是不被許可的。我的兩位男教授相戀了。後來那個『女』的教授活活地被打死。」

一九六四年，法國承認赤色中國，並在北京設立了法國大使館。已遊蕩八個月的鮑希柯在此找到了一個會計員的工作。兩個月後，他遇到了時佩甫。不同「新蝴蝶夫人」中所述，在他們首次會面時，時佩甫並未做女裝打扮。而鮑希柯也從未見過他的愛人在臺上演出女性角色。

當天，時佩甫談笑風生，成爲注目的焦點。時佩甫對他們首次會面也有深刻的印象：「那時我還年輕，不像現在胖得像隻大象。我穿着件藍色的中國式外套，是絲質的，還擦亮了鞋。我坐在沙發上，突然間——『碰！』——一個大東西重重地坐下來。那是鮑希柯先生。他企圖與我說話，但我把頭撇至一邊。我很害羞。」

鮑希柯並不因此而氣餒。他看到時佩甫把電話號碼留給別人，便自他人手中偷抄了下來。很快地，這兩個男人便常結伴出遊。他們的朋友很不引以爲然。「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，和鮑希柯先生爲友只是浪費時間，他是使館內最低層的人。」時佩甫說，「我把這告訴他，他說：『但我有個非常重要的工作。我支付大使薪資。』」

時佩甫說鮑希柯追求他，鮑希柯則堅持是時佩甫把他佔爲已有。而且，有一次在派對上，他

與一英國女秘書同行，使時佩甫「非常的妒忌」。鮑希柯怎麼會以爲他的好朋友是個女人的說辭也頗爲矛盾。時佩甫堅持說，他從未告訴鮑希柯，他是個女的。他說，是鮑希柯自己錯誤地下了結論。「我給他看過一本我在劇場的剪貼本。然後，他看到了我演的祝英臺。」時佩甫說：「我用法文向他解釋這故事，但我的法文並不是十分好。我說：『我扮演這女孩的角色。』鮑希柯說：『好啊！我了解了！我非常地高興！』」可能因此鮑希柯便以爲時佩甫是女子。難道時佩甫無法再進一步加以解釋嗎？「我試過了！」他說：「但他不相信我。我也不願脫我的褲子來證明。我非常地愛他，他又是那麼地無辜，我是真正的罪犯。」

鮑希柯對此事有不同的說法。「在那次派對使時佩甫心生妒意後幾天，我們走到紫禁城附近的一座橋上，那是個浪漫的地方。時佩甫說，他要告訴我一個他已隱藏很久的秘密：他是個女人。正是中國傳說（「梁祝」裡的那個女子）。他是他母親的第三個女兒。時佩甫已有兩個姊妹，他母親又生了個女孩，害怕會被他父親給休了，才決心把時佩甫當男孩來養。」聽時佩甫說完這個秘密，鮑希柯並不震驚，望著時佩甫光淨無毛的臉，及女人般的一雙柔嫩手，而且中國女人的胸部本來就非常的小。立刻鮑希柯相信了時佩甫是個「女人」的事實，並且保守了這個秘密，長達廿年。「那些時候，我有記日記的習慣。那天我記下：『啓示錄，佩甫告訴了我她的故事。』我對他起了憐憫之意，這是很難解釋的。」當時

他說完他的故事後，鮑希柯回憶道：「我說，不錯，你是個女人，我們可以一同分享生命。我會是你永遠的朋友。」

許多人，包括鮑希柯的一位親密女性友人認為，他們是同性戀者，當初他願意相信時佩甫的故事，因為他無法面對他有同性戀的事實。但是鮑希柯否認這說法。他說，他相信時佩甫說她自己已是女人，是因為時佩甫知道他不曾與男人同床。「因此，我們還有孩子。」鮑希柯說。

當他們發生肉體關係時，時佩甫總在黑暗的房屋裡把自己藏在棉被下，並不准鮑希柯觸摸他的下體。直至今天，鮑希柯仍說不上為什麼當時的感受「就像和女人一般」。他不相信一直是與時佩甫發生肛交。他相信，也許是時佩甫「右腿間塗上乳液」。鮑希柯強調，他們之間很少有性事。

回首往事，鮑希柯仍一頭迷霧。他說，頭一次，時佩甫還以血證明她是個「處女」。而且每個月她都以沾血的布證明例假，「她是個演員」。

再度懷孕喜獲麟兒

一九六五年八月，根據鮑希柯的說法，時佩甫宣稱她懷了孕，而且他們還談到如何處理此事。一晚，時佩甫把鮑希柯喚來，她躺在床上，面色蒼白，旁邊一灘血。時佩甫說，她流產了。第二夜，陪鮑希柯同去的女子也證實了這說辭。

是年冬天，鮑希柯無法再得到大使館的續約，打算至亞馬遜叢林探險。兩人為這分手的可能

性同感難過。而在十二月時佩甫又宣稱懷孕了。

在受審時，時佩甫告訴法官，他的鄰人馬醫生表示，可以採用人工受精方法，借腹生產。於是時佩甫偷藏了鮑希柯用過的保險套，給了馬醫生。「馬醫生給我一個一、兩個月大的孩子。我付了三千元。這在當時是一大筆錢。」他依鮑希柯臨走之意，為這男孩取名為巴特倫德。後來驗血已證明，這不是他們兩人中任何一人的孩子，有人相信，這是他向中國土耳其斯坦人買的孩子。那裡的土著有白種人的相貌。

鮑希柯得知此事後，一直想再回到中國。此時，正值中國文革爆發，中國地主家庭出生的時佩甫被迫放棄原有的一切，專寫樣板戲。他也鮮少再冒險寫信給鮑希柯。一九六九年九月鮑希柯終於被准許入中國，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找到了時佩甫與他的兒子。「你看！」鮑希柯對時佩甫說：「我真的為你回來了！」但他沒見到兒子。巴特倫德因外國人的長相，時佩甫為了謹慎起見，送他到鄉下避難。

時佩甫要求鮑希柯離開：「這裡不安全！」一鄰人看到了他們，告訴了區委主任，致使時佩甫被盤問了好幾個小時，他的母親還因此被罰掃街。

於是他們開始小心翼翼地約會，一星期見一次面，坐於北京的街道旁，互相凝視對方，不敢交談，但是兩人心中都充滿快樂。

鮑希柯說，他只是為了保護時佩甫，才自動向時佩甫提供訊息(情報)。而且，中法當時並沒有戰爭，他所提供的只是對中國力量估計的文件。

爲了孩子不惜坐牢

由於時佩甫無法與鮑希柯一同離開中國。鮑希柯離開大陸後於一九七三年再以觀光簽證入中國，第一次見到已七歲的兒子巴特倫德。一九七七年他再回到亞洲，在法國駐外蒙古庫倫的使館工作。

法國政府相信，時佩甫一開始就利用使館雇員爲中國探取情報。鮑希柯承認，是時佩甫介紹他認識中國的聯絡人的，但他相信時佩甫只是恐懼紅衛兵而已。「我不以爲她一開始就牽扯進去，」他說，「我想她只是試着不用坐牢。」雖然報紙上說，他倆有十九年的關係，但鮑希柯說：「真正的關係只有在在一九六五年的幾個月。我們相愛時，他是我的初戀。但要不是那孩子，我們早就分手了。」

一九七四年去外蒙工作前，他認識了他首度坦承的同性戀愛人司爾瑞陶勒特，現在他與他同居。一九七七年再回中國時，時佩甫則儼然是他前妻，與他分享孩子的監護權。「我常常自庫倫入中國，與巴特倫德玩一整天球。」鮑希柯說：「我也立下遺囑，把所有的東西留給她。」同時，鮑希柯常給時佩甫寄錢、電視機等。一九七九年，鮑希柯離開蒙古，因想念孩子，終於在一九八二年九月，把時佩甫與已十六歲的巴特倫德接到巴黎，並引見了他的母親。

他倆於一九八三年七月在法國法庭受審。那時，鮑希柯仍以爲時佩甫是女子，直到在牢裡聽到廣播後，又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才接受這個事實

。「在法國的報紙上，我是個既老又胖的人；在美國的舞臺劇上，我死在牢裡。」鮑希柯流淚道：「愛是信任。這是我的朋友時佩甫的錯——撒謊。」

愛的故事非間諜案

一九八六年的審判庭上，檢察官堅持鮑希柯提供法國情報給中共，背叛了他的國家，而時佩甫則是中共利用來誘惑他的。辯方辯稱，這案件是

愛的故事，不是間諜案件，而且對法國並無傷害。當年十九歲的巴特倫德在時佩甫入獄時與陶勒特同住。他出庭做證說，他相信鮑希柯是他的父親，但他從不以爲時佩甫是他母親。那日在法庭上，他向把鮑希柯形容成畸形人的記者請求憐憫：「別太取笑我的父親，」他說，「他太悲慘了。」這兩個男人被判有罪，須坐六年牢。時佩甫在十九個月後因健康情況被釋。鮑希柯則共坐牢四年零一個月，至一九八七年八月才被釋放。時

佩甫與鮑希柯現居巴黎，但彼此很少聯絡。時佩甫與現在是主廚學徒的巴特倫德一起生活。鮑希柯說，他對時佩甫沒有什麼憎恨，只是也沒什麼好談了，他現在只能靠過去的儲蓄生活。對於彼此過去的種種，鮑希柯感到失望，美麗的戀愛故事因爲欺騙而消失無踪，對於顛鸞倒鳳對他做假了十九年的時佩甫也無任何怨尤了，只是覺得被騙還是比騙人好，對這個曾讓他深信的故事感到遺憾。

大專 最新應用文

邵健行著 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

定價壹佰伍拾元 郵撥 1404 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種類、結構、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。便條。名片。東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啓事。廣告……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定價壹佰伍拾元。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三

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教授著

全一冊合售新台幣一八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爲、梁啓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、高劍父、屈大均、羅文幹、吳鐵城、陳公博、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磯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